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63

施耐庵小说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25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先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施耐庵小传·····	(1)
《水浒传》(节选)·····	(3)
《水浒传》赏析·····	(77)

施耐庵小传

施耐庵(1296~约1370),名子安,兴化(今属江苏)人。元末明初小说家,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的作者。相传在元朝至顺年间考中进士,到钱塘做过两年官。因为在官场内不顺心,弃官而去,迁居到兴化白驹镇(一说退居苏州),闭门著书。传说施耐庵曾参加过元朝末年张士诚的起义。张士诚被朱元璋击败后,他就回到乡里从事著作。明初皇帝召他进京做官,他坚决不去。施耐庵所著的《水浒传》,又名《忠义水浒传》。描写的是人民起义战争。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宣和(公元1119~1125年)年间,到南宋时,宋江的故事已经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。经过200多年的流传,作者在《宣和

遗事》和话本、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《水浒传》一书。《水浒传》反映了一次人民起义的全过程，通过对“官逼民反”过程的描写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残暴，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。书中刻画了一批贪官、恶霸、土豪、泼皮等丑恶形象，如高太尉、祝朝奉、镇关西、牛二等。作者描写起义军消灭土豪武装的战斗有不少生动之笔，其中以三打祝家庄最为精采。毛泽东同志对此曾有过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《水浒传》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，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。”《水浒传》中人物的性格总是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表现出来，又运用夸张、渲染、对比等手法突出英雄人物的个性。例如对武松打虎、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的描写。对李逵、解珍、解宝、阮氏三雄等人物的描写也很生动传神。《水浒传》继承了话本的传统，它的语言以北方群众口语为基础，采用白话叙述。语言生动、明快，富有表现力。《水浒传》以众多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为主线，叙述了人民起义的发生、发展的过程，但它的结局是接受招安，是悲剧性的，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的思想局限性。《水浒传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本子，新中国建立后，先后出版了100回本，120回本和70回本。

水 浒 传（节选）

王教头被逼走延安

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有一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从小不务正业，只喜欢玩枪使棒，踢得一脚好毬，京师人不叫他高二，只叫他高毬。后来他将“毬”去了“毛”的偏旁，改作立人，叫作高俅。因为名声不好，又被人告了一状，东京城里谁家也不容他。高俅没有办法，只得来到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场的闲汉柳大郎，一住就是三年。

这一年风调雨顺，哲宗天子放宽恩大赦天下，高俅便想趁机回东京去。这柳大郎和东京城里开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，便写了一封信，交给高俅，要他去投奔董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别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回到东京，一直来到董生家。董将士见了高俅，看了柳大郎的书信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我如何安排他！如果是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这里，也能教孩子们学点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而且是个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可改。如果留在家中，恐怕对孩子们有影响；如若不留，又有碍柳大郎的面子。”当时便决定先将高俅留在家中住下，一边想办法另做安排。这样过了十多天，写了一封信，对高俅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

照人不亮，恐怕误了你的前程。我今推荐你到小苏学士处，以后也好有个出头之日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高俅大喜，便带着书信来到小苏学士府内。小苏学士见了书信与高俅，知道高俅是个帮闲浮浪之人，心想。“我这里如何能安顿下他！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，当个亲随。他喜欢这样的人。”

这王晋卿被人们称作“小王都太尉”，是哲宗皇帝的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，最喜欢风流人物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非常高兴，便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从此，高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一日，正值王都太尉生日，便吩咐府中安排宴席，专请小舅子端王。这端王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，琴、棋、书、画无所不通，踢毬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无所不会。

且说端王来到王都尉府中赴宴，居中坐定，都尉对席相陪。席间，那端王偶来书院少歇，猛然见到书桌上有一对羊脂玉做成的镇纸狮子，细巧玲珑，非常可爱。端王拿起狮子，看了一会儿说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喜欢，便道：“还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同一个匠人做的，现不在手头。明天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，想那笔架，必定更妙。”两个接着入席，一直宴饮到天黑，一醉方休。端王告别回宫去了。

第二天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，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用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信，让高俅送去。高俅带着书信，捧着金盒，一直到端王宫中来。把门的转报院公。不一会儿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哪个府里来的

人？”高俅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的。特来送玉玩器给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正在院子里踢毬，你自己去吧。”院公将高俅引到庭前。只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儿边。脚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周围有三五个人陪着踢毬。也是高俅该当发迹，时来运转，那个毬从地上飞腾起来，端王没接住，从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毬过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给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高俅上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特送玉器进献大王，有书信在此拜上。”端王打开盒子看了，笑道：“姐夫真是如此挂心。”便叫人收了进去。

那端王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毬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高俅跪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！你来陪我踢一会儿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和恩王踢毬！”端王一再要他踢，高俅只得从命。才踢几脚，便博得端王喝彩。高俅这时便使出平生的本事，奉承端王。这气毬就好像粘在高俅身上一样。端王大喜，哪里肯放高俅回去，就留在宫中住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端王专请王都尉来宫中赴宴。王都尉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马入宫，来见端王。端王先是称谢了送来的玉器。入席之后，又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，孤想要他给我做亲随怎么样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举杯相谢。

自从端王将这高俅留在身边作伴，高俅每日跟随，寸步不离。不到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因没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帝号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

皇帝。一日，徽宗对高俅道：“朕想要抬举你，按道理，有战功才可提拔。我先叫枢密院把你的名字列上，算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没有半年的工夫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。

这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，选了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上任。全府上下都来参拜，各报花名。高太尉一一点过，只差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名叫王进。王进因为半月前就生病，不能到衙理事。高俅大怒道：“准是那家伙抗拒官府，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。”随即派人到王进家捉拿王进。

这王进没有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。来人将高太尉如何上任，如何不信王进生病，叫他们来捉拿一一告诉了王进。王进无法，只得抱病前来。参拜之后，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这家伙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你爹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懂得什么武艺？你依仗谁的权势，敢小看我，推病在家，图清闲！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怎敢？实在是病没有好。”高俅又骂道：“贼配军，你既然害病，又怎么来得了？”王进道：“太尉呼唤，怎敢不来！”高俅大怒，喝令左右拿下：“给我重打这家伙！”府上众人都与王进要好，纷纷上前说情劝道：“今日太尉上任，是好日子，免了这一次吧。”高俅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今日看在众将的面子，先饶了你这一回，明天再和你算账。”

王进谢了罪，起来抬头一看，认得是高俅。出了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难保了。俺以为是什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‘圆社’高二。以前学使棒时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起不了床，因此结下了仇怨。他今日发迹，做了殿帅府太尉，我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这可怎么好？”回到家中，王进闷闷不已，对娘说了此事，母子

二人抱头痛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就怕无处去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，儿子也是这个意思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的军官，经常有到京城来的，喜欢看我使枪棒，我们何不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有用人之处，完全可以安身立命。”

当下娘儿俩商议定了。收拾了行李、衣服、细软、银两包在一起，又装了两个料袋，拴在马上。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王进将马牵出后槽，在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。家中粗重的东西全都抛弃，锁上前后门，王进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，乘势出了西华门，往延安府而去。

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，在路上免不了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走了有一个多月。一日，王进对母亲说道：“我母子两个，摆脱了这天罗地网的厄运。这里离延安府不远了。高太尉要派人抓我，也抓不着了。”母子二人心下欢喜，走着走着不觉错过了住宿的地方，不知到哪里投宿才好。正在发愁。只见远远地从树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转过林子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周围都是土墙，墙外有二三百棵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了半天门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上前施礼。庄客问道：“来俺庄上有什么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：小人母子二人，因多走了些路程，错过了旅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想在贵庄借宿一夜，明天便走。依例拜纳房金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这样，等我去问过庄主太公，他若答应，但住不妨。”

庄客进去一会儿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叫你两个进来。”王进扶娘下了马，挑着担子，牵了马，随庄客来到打麦场上，放下担儿，把马拴在柳树上。母子二人，直到草堂上来见太

公。

那太公年近六旬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脚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。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不要多礼，你们路上辛苦，快坐下歇息。”王进母子二人坐定，太公便问：“你们从哪里而来？为何这么晚来到这里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因做买卖赔了本钱，如今要到延安府投奔亲戚。没想到错过了旅店，只得在太公庄求住一宿，明早便走。”这太公忙叫人安排母子二人食宿。

第二天，天已大亮，还不见他二人起床，太公便叫道：“天亮了，可以起床了。”王进忙出来向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早起了，只是老母昨日一路劳累，晚上心疼病犯了。”太公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客人不要烦恼，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些日子，我有治心疼病的药方，叫庄客去抓药来与你母亲吃，慢慢休息就会好的。”王进谢了。

王进母子在庄上住了六七天，老母的病已痊愈，王进收拾了要走。这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有一个后生光着上身，刺着一身青龙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正拿条棒在那里练武。王进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这棒使得不错。只是还有漏洞，赢不得真正的好汉。”那后生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俺经过了七八个名师的指点，我就不信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比试么？”

话没说完，太公来到，说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这家伙笑话我的棒法。”太公问道：“客人莫不是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倒是会一些。请问这后生是府上什么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是宅里的小官人，如果

爱学，小人可以指点他。”太公道：“那太好了。”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哪里肯拜，心中越发愤怒道：“爹爹别听他胡说。如果他能赢了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说着，把一条棒舞得像风车一样地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怕的不算好汉。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有心教小儿，就和他比试一下也没关系。”王进笑道：“我恐怕冲撞了令郎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没关系，就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

王进道：“恕我无礼。”去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。那后生拿着棒直朝王进打过来。王进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紧赶过来。王进回身，将棒从上劈了下来，那后生用棒来挡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往那后生怀里搠过来，那后生的棒一下子丢在一边，人也往后倒下。王进赶忙上前扶住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了起来，便去旁边搬了一条凳，请王进坐下，便拜道：“我经过了许多师父，原来半分不值。师父，没办法，只得向您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你家打扰，理当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叫那后生穿好衣服，一同到后堂坐下，叫庄客杀了一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请王进的母亲一同入席。太公劝了一会儿酒，说道：“师父武艺如此高强，必定是个教头，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不姓张，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因为惹恼了新任的高太尉，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，去投老种经略相公处找个差事。没想到在这里受到二位如此款待。既然令郎肯学，小人一定尽力奉教。”太公见这样说，便道：“我儿，可认输了？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

太公这才向王进讲述道：“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。这村叫做史家村，村中有三四百家，都姓史，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使枪舞棒，把他母亲气死了，老汉只得随他性子。不知花了多少钱请师父教他，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，共有九条龙，满县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。教头今日到这里能成全了他，老汉必定重重酬谢。”自此，史太公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。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

这史太公在华阴县当里正，王进每日在庄内教史进武艺，过了半年多，史进的武艺大有长进、学得精熟了。王进想：这里虽好，时间长了不行，还是要去延安府。史进哪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师父就在我家住吧，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！”王进道：“贤弟，多蒙你的好心，在这里虽然很好，只怕那高太尉追捕到来，连累了你。我一心去延安府，投奔老种经略处做事，那里是边关重地，正需要人，完全可以安身立命。”

史进和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筵席为王进母子送行。又用盘子托出两匹锦缎，一百两银子谢师。第二天，王进收拾了担儿，备了马，母子二人辞别史太公，王进扶母亲上了马，往延安路上进发。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，亲自送了十里路，难舍难分。史进与师父洒泪分手。王教头依旧挑了担儿，跟着马，和娘两个，自朝着关西去了。

离史进的村子不远，有一座少华山，山上有三个好汉。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，一个叫跳涧虎陈达，一个叫白花蛇杨春，他们都是被官府逼上山寨的。史进很佩服这三位英雄，常和他们谈论练枪习棒的武艺。有人诬告史进和强盗互相勾结，官府就要下令捕捉他。

史进听说官府要捉拿他，就背上包裹，挎口腰刀，连夜逃走了。

鲁达拳打镇关西

史进离家走了半个多月，来到渭州地界。他走得口渴，来到一个小茶馆里喝茶。

史进刚坐下，见一个大汉大步流星地走来。史进抬头一看，只见这人军官打扮，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身体又高又粗。史进连忙站起身来，施礼说道：“官人，请坐下吃茶！”

那人见史进像条好汉，便还了礼。两人坐下后，史进问那人尊姓大名。那人说：“我姓鲁，名叫鲁达，请问你尊姓？”史进说：“我姓史，叫史进。”鲁达说：“你可就是九纹龙史大郎吗？俺早就听说你的大名，走，和俺上街吃碗酒去。”说完，拉着史进的手就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回头来对茶伙计说：“茶钱我下次一总给你！”

两人走到街上，见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，史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头一个师父，叫打虎将李忠。鲁达听说是史进的师父，二话没说，也拉着一起去喝酒。

鲁达、史进、李忠来到一家酒店吃酒，正吃得高兴，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地啼哭。鲁达生气了，高声喊道：“酒保！”酒保慌忙跑来，赔着小心问道：“官人，要什么东西，小人这就去取。”鲁达气哼哼地说：“你也认得俺，俺兄弟在这里吃酒，你叫什么人在隔壁啼哭，搅得俺心烦！”酒保说：“官人息怒。这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二人，他们为自己的不幸遭

遇而哭，原不知官人在这里吃酒。”鲁达说：“你去把他们叫来！”

不多时，酒保把父女两人领来。女儿约有十八九岁，长得漂亮。她父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人，手拿拍板，跟在后面。

鲁达问道：“你们家住哪里？为什么哭哭啼啼？”那姑娘说：“我们原是东京人，来渭州投奔亲戚，不想亲戚搬家走了。母亲又在客店病死，剩下我们父女二人流落街头受苦。这里有个财主姓郑，人叫他镇关西，强要我给他作小老婆。派人送来一纸文契，硬把我带到他家。文契上写了三千贯钱，却是一文也不给。三个月后，又把我赶打出来，还叫店主逼着我们交还三千贯钱。郑家有钱有势，我们没处和他说理。没办法，我们父女两人只得到酒楼上卖唱，挣几个钱还他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挣不了几文钱，又怕镇关西来逼债，愁得无奈……”

鲁达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住在哪家客店？那镇关西家住哪里？”老汉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女儿名叫翠莲，镇关西就是城里状元桥下的卖肉的郑屠。我们父女就住在东门里鲁家客店。”鲁达听了，说道：“呸！俺道是谁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无赖，有了几个臭钱就这样欺负人！”他站起身来，对史进、李忠说：“你两个先在这里坐一坐，等俺去打死那混帐东西再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拦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再去也不晚。”两人劝了好半天，这才把他劝住。

鲁达又对金老汉说：“俺给你些盘费，明天就回东京去，你可愿意？”父女两个齐声说道：“若能回东京老家，那敢情好，只怕店主人不肯放我们走。镇关西让他监视着我们，天天向我们逼债。”鲁达说：“这不妨事，俺自有办法对付他，你

们只管放心走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向腰间摸出五两银子，放在桌上，又对史进说：“实在不巧，俺今天因为有别的事情，走得急促，银子带得不多。你有银子，先借俺一些，俺明天便送还你。”史进从包裹里取出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说：“这不值什么，哪里还要哥哥还！”

鲁达又转向李忠说：“你也借一些给俺。”李忠在身上摸了半天，摸出来二两银子。鲁达看了，嫌少，只把那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，对他说：“这银子你们拿去做盘缠，赶快回店去收拾行李准备起身，明天早上俺去送你，看店主还敢拦你！”

金老汉和女儿向鲁达磕了个头，走了。鲁达把那二两银子丢还李忠。三人又喝了一会儿酒，也起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鲁达对酒店主人说：“主人家，酒钱俺明天来还你。”

金老汉回到店中，先算还了房钱、饭钱，又到城外雇了一辆车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单等明天好走。

第二天一早，金家父女吃过饭，刚收拾完行李要走，店小二走来，拦住喝道：“金老汉，你要到哪里去！”

正在这时鲁达大步走进店来。金老汉见鲁达来了，施个礼说道：“官人，请里面坐。”鲁达说：“还不快走，坐什么！”

金老汉挑着担子，领着女儿，向鲁达道过谢，就要出门。店小二抢上前去阻拦。鲁达问道：“店小二，他少你房钱？”店小二说：“小人的房钱，他昨天已算还了。只是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，还没还清，郑大官人有话，叫小人看着他。”鲁达说：“你放他们回家乡去吧，郑大官人的钱由俺还他。”店小二死活不肯放金家父女走。鲁达气极了，照着店小二脸上打了一巴掌，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，这才松了手，跑进店里躲起来。

金老汉乘着这个机会，急忙领着女儿离开客店，出城去找昨天雇好的车子，走了。鲁达怕店小二还会去追赶，就到店里边找了条凳子，坐在店门口看着。过了一个时辰，估计金老汉已走远了。这才起身到状元桥下去寻找郑屠。

郑屠开着个肉铺，每天坐在店里边，看着十来个伙计卖肉，十分自在。这天刚来到肉铺里坐下，就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郑屠！”郑屠有些生气，心想谁敢这样称呼我！出来一看，来的是鲁达。赶紧陪着笑脸，拱手行礼，又让人搬来条凳子让坐。

鲁达坐下说道：“经略相公要十斤精肉，切成肉末，不许带有半点肥的。”郑屠点头答应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回头吩咐伙计们：“快去切来！要选上好的精肉！”鲁达说：“不要他们动手，你要自己去给我切！”郑屠答应一声说道：“是是是，我这就亲自去切。”

郑屠到肉案上选了十斤瘦肉，细细地切。

那店小二见鲁达走了，赶紧去向郑屠报告。他慌慌张张跑到郑屠的肉铺前，一眼望见鲁达坐在那里，吓了一跳。他不敢近前，只远远地站在墙角落里等着，两眼不住地向肉铺内张望。

十斤精肉的肉末，郑屠足足切了半个时辰。切好后，用荷叶包好，就要叫人给送去。鲁达说：“且不要送，还要十斤肥肉，也要切成肉末，不许带半点瘦的！”

郑屠说：“刚才要精肉，想来府里包馄饨要用。要这肥肉末干什么？”鲁达说：“叫你切，你就切，哪里那么多废话！这是经略相公的吩咐，我怎么知道！”郑屠只好又点着头说：“是是是，我切，我切。”他又去选了十斤肥肉，细细切了，用